

D619/28

2006

长征

徐景增 殷 韬 著

寻踪

亲历：记者重走长征路手记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一路都是灵魂的眼睛（代序）

不是所有的脚步都能走成道路，不是所有的道路都会为所有的脚步开放——长征路就是这样一条路。

当年，一群穿草鞋、扛红旗的人在中国中西部二万五千里的地带趟出了这样一条路。他们，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挑战了人类生存史上的极限，他们在绝境中创造了绝唱。从此，这条路就通向世界。

这条路以雪山草地的险恶和平均一公里倒下六个人的悲壮拒绝复制，也拒绝再版。然而，70年来，一双双脚——中国人的、外国人的，还是一次次走向这条路，试图解开传奇脚印里的密码。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当长征开始7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行三人——一个文字记者、一个摄影记者和一个司机，还有一部吉普车，从江西于都出发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重走长征路。

一幅标语、一段残碑、一处战场遗址、一个亲历者的讲述、一段原生态的史实，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立体的长征、一个原汁原味的长征、一个令现代人依然叹服和痴迷的长征、一个超越了纯军事学意义上的长征、一个有别于宏大叙事但处处闪烁着钻石般光芒的细节化长征。

当我们徒步老山界，穿行在红军曾走过的原始森林里的时候；当我们站在大渡河边，看到那拍岸惊涛时；当我们过雪山因为缺氧而感到胸闷时；当我们在草地被冰雹所困时，我们切身感受到了红军长征时的艰难。

当我们在遵义会议会址里徜徉时，当我们在泸定桥上徘徊时，当我们采访当年参与彝海结盟的巫师的后代时，当我们伫立在巴西会议会址几堵残墙前——毛泽东在这里经历了他的“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大智大勇。

娄山关下，管理人员告诉我们，这里还有很多江西老红军，因负伤留在了遵义，从此他们没有回过家乡；达维会师桥上，藏族小朋友对我们说，这座桥不是原先的那座桥，真正的会师桥在下面十几米处；金沙江边，最后一位老船工张朝满，给我们讲述了他为红军摆渡的细节……每当这些时候，我们就深深感受到了实证历史、抢救历史的必要。

……

万水千山间散落了太多的秘密，每一个脚步都有一段传奇，70年的风雨沧桑没有褪去它们的华光，相反的是，因为其太厚重的质感，太丰富的蕴含，使我们的每一次的发现，都变

成了精神上的一次饕餮大餐。

一路上都是灵魂的眼睛在解读。

这样的解读从红军长征刚结束时就开始了。1936年6月,年轻的美国记者带着80多个疑问,越过重重封锁来到陕北采访红军。对于长征,他是这样记载的: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总共有15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368天,有235天用在白天行军上,18天用在夜间行军上。息下来的100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因此(红军二万五千里路上)只休息了44天。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在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一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闯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在这里,数字不再是枯燥的,冰冷的,这些数字因为和一群人的血与肉、生与死相关而显得沉甸甸的。在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一点数字: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福建长汀等地出发时,总共有86000多人,最后走到陕北的是7000人左右(之前有部分拨给了红四方面军)。在参加长征的人当中,诞生了共和国五位国家主席、十位元帅中的九位……

静静地躺在中国腹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是一把钥匙,一把了解现代中国历尽艰难而依然雄浑崛起的奥秘的钥匙,一把解读中国精神内核的钥匙。

重走长征路,我们试图把纸上的历史读成活的历史;回来之后,我们又试图把路上的历史读成心灵的历史。然而,长征太浩大了,我们只能沿路捡拾一些碎片,但就是这些碎片所传寄的巨大的魅力和恒久的历史信息,也不是我们轻易能够解读的。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走过了,我们看到了”,我们只能心存感激,感激这条路所给予我们在现代社会里已十分缺如的精神养分。

徐景增 殷 韬

2006·8

目 录

一路都是灵魂的眼睛(代序)	001
二万五千里:从“家”出发,向“家”走去	006
千军万马踏过的门板	006
“回来的时候,有适用的东西带点回来!”	008
百战归来曾富祥	012
他从这里走向辉煌	016
祖父长征经过家门口而没进来	020
湘江:熟面孔之间的厮杀	024
如果他们两天能走完这 160 里路	024
绞断肠子不当俘虏	026
熟面孔之间的厮杀	027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028
老山界:徒步红军路	034
活埋·活着	040
	
通道=道通	044
历史的多产儿	048
“长征就像散步一样”	054
“长征就像散步一样”	054
一天三条标语的任务	056

遵义会议	058
遵义会议之外的遵义	062
娄山关上,毛泽东又开始了写诗	066
脚步打住在长征路上的老红军	072
终于有心情喝酒了	076
白云就在车旁升起	080
从一堵“墙”上来到了皎平渡	086
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	092
最后的见证者	096
为了一个渡口 三过金沙江	102
泥石流挡住去路	108
“那个人是我的祖先”	110
石棉——大渡河的赠礼	118
“我非石达开”	120



于都
04.9.7

湘江
04.9.10

遵义
04.9.15

皎平渡
04.9.21

安顺场
04.9.25

梦笔山
04.9.27

安顺场——考场	126
一座用来“爬”的桥	130
不是真正的会师桥	136
两座猛固桥	144
两河口：他们在这里拥抱	148

雪山——冷酷？诗意？	162
土司官楼的尘埃	164
“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170
草地第一课：冰雹	170
“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173
草地老鼠	180
“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182
绕过夹金山	192
磨西	192
康定	196
丹巴	198
也是一次夜行军	204
最后的天险	206
腊子口	206

草地
04.9.28

六盘山
04.9.30

吴旗
04.10.1

九月飞雪	208
最后一座高山	212
一千多名将军都来过的小地方	216
十月一日	222
后记：总是远方	226

二万五千里:从“家”出发,向“家”走去

背景链接: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没有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被迫举行战略大转移,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集结到江西于都出发长征。随后,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也相继从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苏区撤出,踏上长征之路。

千军万马踏过的门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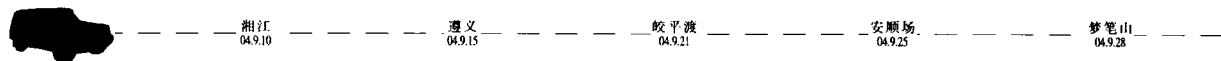
没有当年的浮桥,没有渡船,没有千军万马,没有敌机的俯冲,也没有神色凝重的告别,秋天的一个上午,细雨纷飞中,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于都县。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在这里开始了一场悲壮的突围。于都河是他们他们后来所要渡过的二十四条河中的第一条河。因此,这里被称为“长征第一渡”。

现在我们要从这里开始,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线路重走长征路。我们将以一个现代人的方式实地体验红军是怎样凭一双草鞋走赢了万里征途?五岭、乌蒙山、金沙江、大渡河、雪山、草地是怎样成全了一个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70年后,万水千山间还散落有哪些长征魅力碎片?历史会给我们这些后来者以怎样的馈赠?

于都河东门渡口,长征第一渡纪念碑高高耸立,纪念碑高10.18米,呈双帆状。红军当时分八个渡口过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以及一万多红军就从这里过河的。

于都县委宣传部和电视台的人介绍说,此岸为河之北,对岸为河之南,为水丰、盘古山等地。当时的河宽约为600米,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要窄一点。

70年过去了,我们在渡口实在是看不到更多的和当年渡河有关的实物。后来,我们在于



都博物馆参观时,看到了一块门板,讲解的人说,那是当年用来搭浮桥的。

这块门板是从谁家门上卸下来的,又是怎样保存下来,当年是铺在哪个渡口的浮桥上呢?谁也说不上来,但这一定是世界上一块独一无二的门板,在那有着星月的秋夜,上面曾经走过千军万马。

如果这块门板当年是铺在东门渡口,那么毛泽东也就曾从它上面走过。时间是1934年10月18日黄昏。其时,毛泽东正生着病,穿灰布军装,戴八角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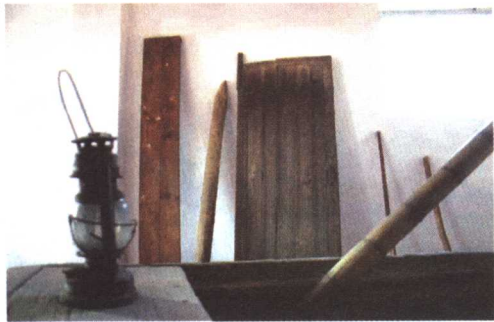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渡过的二十四条河中的第一条河。长征第一渡——于都东门渡口是当年红军过河的八个渡口之一，毛泽东就是从这里过河的。

—— 草地 04.9.28 —— 六盘山 04.10.1 —— 吴旗 04.10.1 ——



江西省于都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当地有着浓浓的长征情结，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长征广场、长征宾馆、长征路、长征营业厅……就连路边的夜宵摊也有以长征命名的。



这是一扇千军万马踏过的门板，红军长征时，它架在干都河的浮桥上。

相对于抢渡湘江时的惨烈、金沙江时的紧张、大渡河时的迅猛……红军过干都河相对要从容一点，所以走在这块门板上的脚步不会是那么急促，而且当时还一定有骡马、山炮从这里经过。也许，还有人抬着印刷机、X光机等从这里走过。因此，人们说长征开始时是一次非常奇怪的行军，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走在路上。后来，毛泽东更斥之为搬家式的行军。

博古、李德他们为什么要把坛坛罐罐都带上呢？除了他们在军事上是外行的说法外，还有人说，那些印钞机等劳什子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些东西带在身边，证明权力还在行使，印把子还在他们手中。这有点像鲁迅小说里的华老栓，要摸着身上“硬硬的还在”，心里才踏实。

70年过去了，这块门板像一本无字的书，诠释着那一段历史最初的峥嵘。

“回来的时候，有适用的东西带点回来！”

“猛力一推，双手如流，总是千山万水，总是回不来的眼睛。”罗门的诗如果用来写照红军长征出发，倒也有几份相仿。70年前，红军离开于都的那一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状呢，有什么样的细节？

也是在于都博物馆，我们看到了一篇文章，那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的彭加伦（江西奉新人）写的《别》。他这样写道：

是一个晴天的下午，太阳斜挂在西边的天空，人们都在田里劳作，为了他自己分得的土地，弯着腰在努力地耕种，不断地唱出他们快乐的山歌，妇女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前做慰劳红军的鞋和其它针线，孩子们一群群地很活泼地在游戏，乡政府门前的红旗随风飘荡，在阳光的映射下，现出特别鲜艳的颜色。

队伍出发了，红色战士一队一队地由各个村庄上涌现出来，一线一线不断地继续向着于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摩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

里面还说到红军家属叮嘱正在出发的人：

“到外面要谨慎，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回来的时候，有适用的东西带点回来！”

初听起来，就好像正在开始的长征只不过是一场假日旅游。而有谁会想到，每12个出发的人当中只有一个到达陕北，而最后能回到出发地的则更是寥寥无几。

在博物馆，我们还看到一张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项英的名义签署的命令，略摘如下：

组成第一野战纵队的命令(1934年10月9日)

1.保持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番号名称……



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

2.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

4.各梯队和平行道路前进时，应在出发前两小时派出道路侦察队，侦察和修理道路。

6.部队及行李的集合场应分开，选在路旁空地，不得遮断道路，妨碍通过。

7.各梯队应妥觅向导，但须绝对隐蔽自己的企图。

9.在苏区里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每一伙食单位准点三把，夫子六担

一把）。

12. 各梯队应派收容队，收容落伍病员。最后梯队消灭路标，并派拦阻队防止逃亡。

红军就是红军，虽然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和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才有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随后的长征，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执行力和组织才能却依然是一流的，从当年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就可略窥一二。

重走长征路的记者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把“纸上的历史”变成“活的历史”。



百战归来曾富祥

红军长征，随中央红军出发的有八万六千人，由项英和陈毅等指挥留守的有一万八千人。70年过去了，在于都，这个为红军献出了成千上万的子弟兵的长征出发地，这样的亲历者现在只剩四个，其中三个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一个是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

我们想采访这些老人，然而，从于都县委宣传部的人口中得知：老船工已经卧病在床，处于弥留之际。而三个老红军中，一个到南昌治病去了，一个去赣州儿女家中了，还剩下一个年迈的曾富祥留在这儿，他已96岁，“普通话不太好”，陪同我们采访的人这样介绍说。

语言和年龄决不会成为障碍的，一个这样的老革命，上苍不会轻易让他“老去”。而且即便老了，丰富的人生经历，也足以在他身上凝成某种特别的气质。同这样的人只要见上一面，一定能读到历史在他身上存留的信息。正如当年艾森豪威尔的女婿见过暮年的毛泽东



老红军曾富祥



①96岁高龄的老红军曾富祥，1934年长征时，他任机枪手。

②曾富祥简陋的卧室

③曾富祥家的客厅墙壁上，张贴着毛主席和十大元帅画像，其中的很多人他都亲眼见过。

后，车已开到北京长安大街上，他说，十里之外还能感受到毛泽东的呼吸。

9月8日上午，我们来到了于都东门段139号，一条小巷子，一座二层的老房子，大厅里一个慈祥而不乏刚毅的老人，一件白色的短衬衣，下身穿着一件绿色的军裤，有点老旧了，他就是曾富祥，一点也不像96岁的人，耳朵非常好，桌子摆满报纸，刚看过的——证明眼睛也非常好。

曾老在我们的要求下，坐到了门外，他还要忙着给我们张罗凳子，于都电视台的易主任在一旁帮我们翻译，其实，曾老的话，我们基本上能听得懂。曾老介绍说，他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他是老大，我们问他参军的时候家里是否赞成，他头一扬说：“那时当红军最光荣。”

曾老说他在1936年10月16日渡过于都河的，他在第三军团，彭德怀的部队，他是机枪手，扛着14斤的机枪。因为在三军团，“我经常见得到彭德怀，他一副武官相。朱德给我们开过会，他讲话很慢，不摆架子，穿旧军装，简单朴素。后来我到第九军团，罗炳辉的手下，罗炳辉双手能同时打枪……”谈起往事，曾老记忆特别好。

曾老长征出发的时候家里人都知道，都来送他。曾老介绍说，走到老山界上他感到头昏，因为山高，空气稀薄，过雪山时也是头昏。长征路上还有一大困难就是缺粮食，那时他们

于都
04.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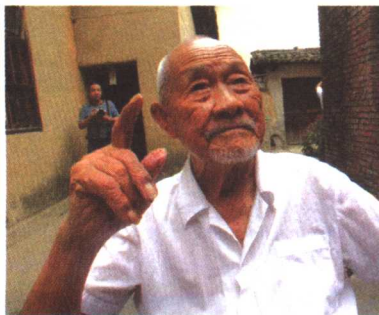
湘江
04.9.10

遵义
04.9.15

皎平渡
04.9.21

安顺场
04.9.25

梦笔山
04.9.28



买粮食，“找不到人（粮食的主人）就放花边（现洋）在那里。”曾老说。到底打了多少仗，连曾老自己也不知道，但作为机枪手，他却一个伤疤也没有，他的连队到最后只剩下七八个人。“子弹像下雨一样也没打到过我，上帝照顾我，不是吹牛。”老人笑着说：“红军打仗是打出来的，没有牺牲也就没有胜利。”

后来，曾富祥到延安、西安都学习过，“领导看到我写字还可以就让我去当文书。”曾老说。他打过日本兵，打过解放战争，1947年在江苏结了婚，夫人是江苏人。他说，那时，休整时可以结婚。1953年，他回到了故乡。其时，他已离开于都快20年了，他也打遍了半个中国。1978年，政府补助他五千元建起了他现在还居住着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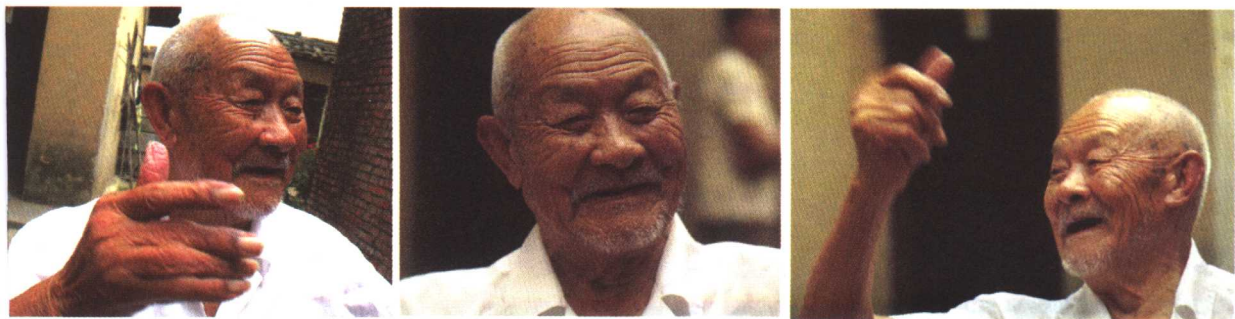
谈到香港、澳门的回归，曾老竖起大拇指说，这是因为国家的威望高呀。于是，我们又问他对台湾问题如何看，他笑笑说：“打台湾要是有机会，我也还可以去，不过，台湾还是要和平解决才好。”

因为怕累着了老人，我们聊了约一个小时便告辞了，车子已经发动时，我们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老人在他儿媳妇的搀扶下来到了后门中，目送我们离去，我们赶紧向他挥手，他也看见了，连忙向我们挥手。一个有着长长的年纪走过长长的道路的人就那样在细雨中凝望着几个也要去走他曾走过的那段长长的路的人……

—— 草地
04.9.28

—— 六盘山
04.10.1

—— 吴旗
04.10.1



他从这里走向辉煌

背景链接: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随后,毛泽东被相继撤销了党内、军内重要职务,长征前夕被支到于都搞调查。长征中,毛泽东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和党。长征也是毛泽东的崛起之路。

江西很多地方都有毛泽东的旧居,早就听说毛泽东住房间必是在东边。毛泽东在长征之前的一个月就来到了于都。当时,毛泽东办公住宿都是在于都北门何屋(这里最早的主人姓何,是个小商人)。即使依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也是一座不错的建筑。一座门楼高耸在街边,进去的东厢就是毛泽东住的地方——果然是东边。屋里有雨伞、书包、灯盏、长板凳等。这种陈列,是按照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的回忆复原的。整个何屋占地636平方米。前后有小院,主体分正厅、东西两厢,共有两层,30余间房子。房间里没有装电灯,管理员说不敢装,因为房子是木结构,怕电路故障引起火灾。

毛泽东先后9次来于都,最后一次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中间只到瑞金开了一次会。毛泽东在长征出发前,已受排挤多时,挂的虽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于都县北门何屋。红军长征前,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